



周恩来总理接见藤田茂



黄维夫妇同刘家常（右二）全家在战犯管理所。



溥仪摘下战犯名签。

作者刘家常是
亲历战犯改造工作
的管教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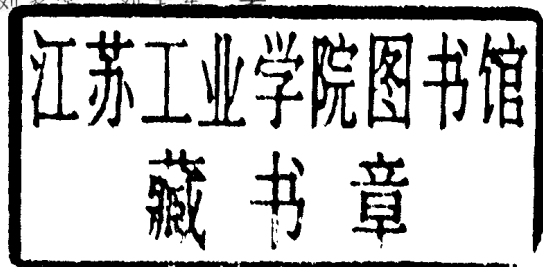
战犯改造纪实

刘家常
刘宝军
· 著

戰犯改造紀實

——走出撫順戰犯管理所

刘宾堂 刘宇军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中华国际出版社

战犯改造纪实③（走出抚顺战犯管理所）

刘家常 刘宝军 著

中华国际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香港测鱼涌南丰新村第 11 座 C14 座）

抚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编审：刘志宽

开本：889mm×1194mm 1/32 10.3125 印张 260 千字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 200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ISBN-962-8381-08-3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内 容 提 要

抚顺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改造了日本、伪满洲国、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他们于 1964 年和 1975 年 3 月底以前分别予以宽大释放。

本书翔实地记叙了他们获释后几十年间的遭遇和在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中日友好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中的所作所为。

鉴于这些获释人员为数众多,本书只摘取了伪满洲国皇帝及溥杰、溥仪的三个侄子等皇族成员,蒋介石集团的 12 兵团司令黄维,蒋经国系的干将蔡省三,胡宗南的少将参谋长沈策等十余位人物及日本“中归联”的一些主要成员的情况。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iu Jiachang, born in Yingkou City, Liaoning Province in 1943, graduated from the Cadr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of Liaoning Province in 1960 and then was assigned to work in the war criminal administrative office for over 40 years. He ever attended by himself the reform of war criminals of Japan, Manchukuo and Chiang Kai - shek Group. In 1964, Fushun War Criminal Administrative Office was named as "Advanced Unit of Reform" by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of P. R. China and Liu Jiachang was awarded the honor title of "Five - good Cadre". He has published some works, such as *The Factual Record of War Criminal Reform*, *The Last Choice - the Memoirs of Huang Wei*, *a Famous General of KMT* and so on.



作者简介

刘家常，1943 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市，1960 年从辽宁省政法干部学校毕业，分配到战犯管理所工作四十余年，曾亲身参加了日本、伪满洲国、蒋介石集团战犯的改造工作。196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命名抚顺战犯管理所为“改造工作先进单位”，刘家常也被授予管教“五好干部”等光荣称号。已出版《战犯改造纪实——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奇迹》、《战犯改造纪实——溥仪画册》、《最后的选择——国民党名将黄维人生实录》等著作。

刘宝军，1971 年生，系刘家常之子。著有《最后的选择——国民党名将黄维人生实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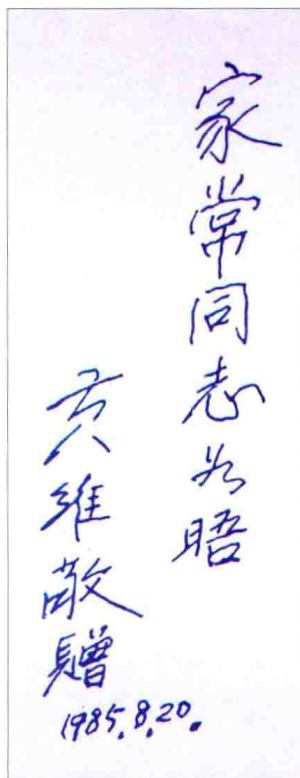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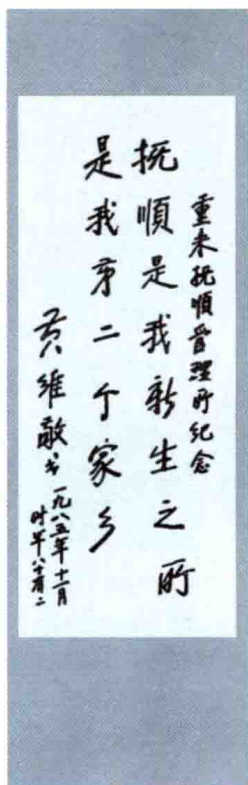




作者刘家常（一排左三）在战犯改造工作时期获奖时的合影，一排左二为金源所长。



原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夫妇与作者刘家常在抚顺罗台山庄，见本书第一章。



黄维给管理所和原管教干部刘家常的题词。



蔡省三与刘家常在管理所内的谢罪碑前。蔡省三曾任国民党少将，现居香港，是知名的政治评论家，见本书第二章。

尊敬的劉家常管教：

您一貫樸素和藹，

認真負責，共產黨的

光輝政策，

您是戰犯的一位好老師。

弟楊南邨敬釋戰犯

八十一歲健者

香港李桐作啟

蔡省三

一九九九年十月七日

于燕順戰犯管理所

蔡省三重訪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给刘家常的题词，称其为“好老师”。



1975年，获释战犯有十人申请回台湾，取道香港，几经周折，台湾方面拒不接纳。图为蔡省三（左一）、周养浩（右一，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副区长，见第十一章）欢送杨南邨（右二）、赵一雪（中）、张海商（左二）三人回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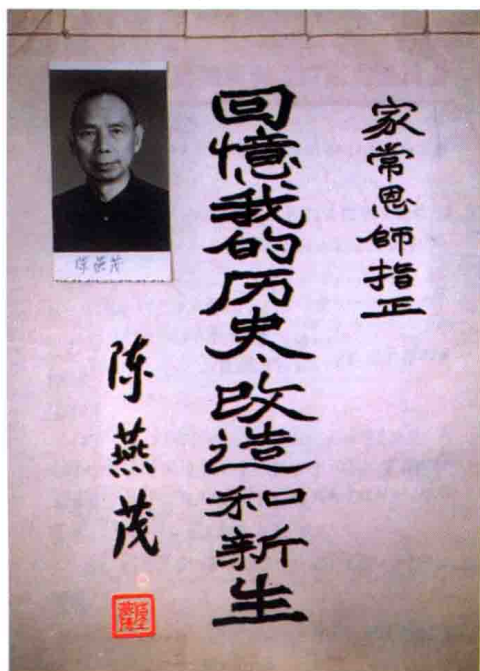
1987 年，方舟（左一，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部员，见第十章）夫妇偕次子（右一）到香港会亲，在蔡省三家中聚首。



1999 年 8 月，沈策（中，曾任国民党第 114 军少将军长，见第十二章）在香港同蔡省三（左）聚谈，右为中央驻港联络办台湾事务部邢魁山部长。



尚传道（原国民党长春市长兼吉林省民政厅长，见第三章）与刘家常在管理所院内。



陈燕茂（原国民党少将，见第六章）
邮寄给刘家常的稿件，称其为恩师。

孙焕彩（原国民党少将，见第六章）给刘家常的感恩信。

家常恩公鈞鑒：際此

偉大社會主義祖國四十周年盛典之

際倍感慨順戰犯管理所是^我再造重

生的搖籃。古人云：每逢佳節倍思親。而^我是

倍感恩！用特抽時寫述几行畧伸感恩之

忱！并祝

恩公工作順利身體健康。^我生活幸福健康情

况良好堪以告慰錦注耳。沐恩
孫煥彩^{九拜}

1999年春，金鲁贤（全国政协常委，天主教上海教区大主教，见第十三章）和刘家常在战犯管理所。





张钧（原国民党中
条山挺进军中将，见第
七章）在美国宣传“一国
两制，统一中国”。



章激寒（原国民党保密局
浙江站站长，见第九章）。



高春霖（原国民党汉
中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
长，见第十一章）。



沈蕴存夫妇（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少将副厅长，见第十三章）。

张文（原国民党中统局本部秘书兼重庆区区长，见第十一章）。



溥杰（全国人大常委、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见第十五章）。



蒋文鹤(原国民党国防部战犯管理处副处长,见第十三章,右一)与刘家常(中)、赵一雪(原国民党上校)在上海。



“中归联”常委三尾丰(右)与原管教干部刘家常(中)、吴浩然在战犯管理所,见第十八章。

代 序

——第七批特赦释放战犯蔡省三来信片段

刘管教：您好！

收到寄来大作《走出战犯管理所》要目，承蒙嘱我作序，实在愧不敢当。

而想到大作的非凡意义，我个人又是走出抚顺管理所的获赦者之一。义不容辞地我理应表述一下我的若干情况与感想。

1975年3月19日，我和其他二百多战犯，作为最后一批全部释放战犯而走出抚顺管理所的。惟其是“全部”而又“最后”，十分显然，这一批同以前六次经过“个别”并且“严格”鉴定的“确已改恶从善”的少数特赦释放者，有不容讳言的差异。所以，日后有不同的表现，甚至出现“烂桃子”，丝毫也不奇怪。

看大作“要目”多是分章写“个案”，这样个别重点着思，有利于写得具体而实际。这充分反映了作者对于战犯新生后的殷切关怀和积极鼓励。就我个人而言，多年来一直同刘家常先生通信，我已积聚了刘先生的70多封信，他不断给了我充分的、宝贵的精神营养。也是由于刘先生的引导和安排，我于1994年冬，回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了展览馆和全所，对日本战犯的“谢罪碑”留下深刻印象，又到将军堡农场访旧。特别是同前管理所的20多位管教先生及师傅，在管理所食堂聚餐欢叙，有如家人重逢，高歌聚首，是我走出之后又回所作客以至作东宴客的“盛会”。加之客居三天都是住在七所监房改建的“招待室”内，受到所方的热情接待，倍感特殊的温馨、欣慰、畅想……

我同遍布各省的以及海外的几十位同学通讯。我定居香港

后,先后 20 多次回内地参观、访问、探亲、会友。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许多城市都同抚顺的同学们愉快地会晤,有如亲人重逢,欢欣畅叙。

留下深深回味的是:1978 年 11 月,我同原配夫人曹云霞回到首都北京,分别拜访了 20 余位同学,那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开放改革之门,还未曾打开。而同学们却是心地坦然、畅叙心怀。溥杰两次到我下榻的民族饭店叙谈,我同夫人三次到溥杰家作长时访问,我回港后便在香港《镜报》写了《访末代皇帝弟弟——溥杰》上下篇,刊于该刊 1979 年 5 月与 6 月号,那是海外最早介绍末代皇帝兄弟在管理所的故事,比之《末代皇帝》电影在 1988 年上映早十年。贝托鲁齐(《末代皇帝》导演)曾托香港的友人请我提供一些管理所改造的情况,我提供了我公开发表的多篇文章给他参考。1987 年,香港已上演了李翰祥导演的《火龙》,我写过对《火龙》的影评,其中出现的抚顺管理所是一间低矮的小平房即是临时搭的场景,干部是衣帽不整的穿普遍蓝布干部服的“庸俗之相”,《火龙》影片中完全没有映现出抚顺管理所的面貌与气势,令我感叹而提了批评意见。所以,我对贝托鲁齐建议,再拍末代皇帝的影片,最好要商借抚顺战犯管理所原地拍摄实景,管理所的干部应该是戎装整肃的解放军官,或衣冠楚楚的干部,之后,《末代皇帝》用的就是抚顺管理所的实景,并有金源所长出镜。因之,我又写了一篇赞赏的影评:《贝托鲁齐镜头下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镜报》月刊 1988 年 7 月号),再次阐扬了:“没有抚顺战犯管理所,就没有皇帝变成公民的连场好戏。”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末代皇帝脱胎换骨的摇篮”……该系我先后写的几十篇有关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文章。又如两位澳大利亚的朋友对我说:“难得在你笔下见到有抚顺那么文明的监狱”。他们把我的文章,翻译成英文。

1978 年 11 月,我在北京拜访了黄维诸位,黄维同赵子立、文强

三位又到民族饭店同我畅叙，少不了又谈到“永动机”。我回到香港又写了一篇“国民党将军黄维喜搞科研”，发表于《镜报》月刊1978年8月号，是较早把黄维的改造情况向海外介绍的一篇文章，震动了封闭中的台湾高层，一位台湾朋友对我说：“经国先生非常惊讶：‘黄维在共区监狱中还搞发明？’”

使人更难忘却的是：1978年11月7日，在北京前厂胡同杜聿明老兄家，同杜兄和嫂夫人曹秀琴，并邀来宋希濂、侯镜如、郑庭笈、李以助诸位，作了即兴的长谈，大家对祖国和平统一的前途，深入的探讨。人事日异，今天，杜兄夫人和宋、侯、郑诸位都已经西归，只有89岁的李以助兄健在，现居香港。目前在香港，就我所知，只有我同李兄是来自第七批特赦的“两位战犯同学”，我们经常联系，倾心叙谈。必须补叙一笔，李兄是第二批获得特赦释放的，1981年已获得平反，列为起义人员。

1978年我的北京之行，还得着重写一笔，那就是：11月10日下午在崇文门全聚德烤鸭店，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同学和其他同学联合欢宴我夫妻，到场的有黄维、溥杰、文强、赵子立夫妻、李以助、尚传道、刘万春、孙焕彩、靳金城、李世荣、朱家骅、刘荣弟诸位。同学们的深情厚谊，是我们1978年北京之后，永铭心田的一页。是我走出管理所之后，在首都难得一遇的“同学盛会”。

我居香港，使我引以为荣的是，1992年3月2日，迎接金源所长和夫人郑英顺光临我在新界水蕉新楼11号的别墅中作客一回。我夫妻和家人，像迎来至亲长辈一样亲敬金所长和夫人，他二位也同我一家融洽无间，非常愉快地相聚一回。遵照金所长的提示，访港期中不向外间透露，在金所长离港的前夕，3月8日我在香港《新报》“蔡省三专栏”中发表长篇专稿，题为《末代皇帝的好先生——金源所长夫妻访港》。我着重介绍了金所长改造末代皇帝绞尽心血，他为人朴实，为了帮助《末代皇帝》电影中增加真人实感，尽义务地出镜一次，他未收一分钱的报酬，只得赠送两张电影票。